摄影报道　□周贤宝

姑娘你千万要挺住

［编者按］　读了这篇报导，令人涕泪难抑。

活着是多么美好啊，青春又是多么宝贵啊。窗外是阳光明媚的春天，年轻的王梅本也该如这春光一样鲜艳活泼才是。然而，人生不如意者常八九，幸福年轻的王梅突然就患了“脊髓多发性硬化”症，下肢严重瘫痪了。她的丈夫王海巍卖光了全部家当乃至房产，连自己的工作也眼看就要丢掉了，他们就要从宝鸡到成都去治疗了。临行之前，王海巍痛哭失声，嘴唇都咬出了血，说，如果治不好，他们只有抱在一起去跳华山了！面对此情此景，人们不仅为王梅王海巍担心，他们那个才一岁的小女儿怎么办呢？

所幸这个世界上还有西安铁路分局宝鸡电务段老工人家属方素英大娘一家这样奉献爱心的好人，她们不单出钱，还出力，连夜为王梅联系住院，又买车票，又联系卧铺。多好的大娘啊，但愿在“学雷锋月”中，能有更多具这样爱心的朋友，为年轻的王梅伸出友谊之手。

方素英大娘说得多好啊：“都‘焦点访谈’了，告诉他俩，天无绝人之路，一定要挺住啊！”只不知道我们这小报的“焦点访谈”会产生多大的力量？

在灿烂的阳光下，人们无法想象痛苦。在幸福的日子里，人们无法想象不幸。然而，24岁的王梅（图一），偏偏蒙受着人们无法想象的痛苦和不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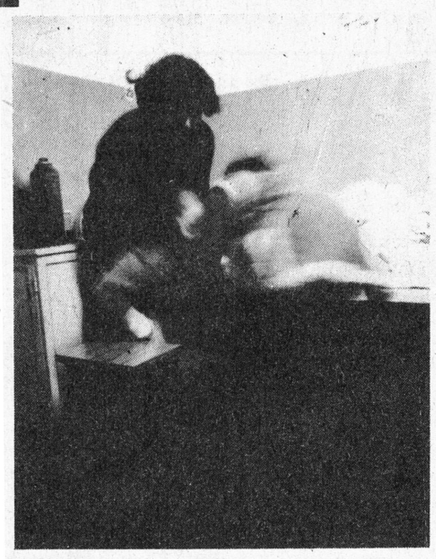
10年前，她从江苏乡下来到陕西宝鸡市，起初，在一家私营鞋厂谋生，后来鞋厂倒闭，就帮人站了柜台。1993年与宝鸡市百货公司展销部推销员王海巍结为伉俪，小俩口甜甜蜜蜜地过日子，酝酿出一个可爱的宝贝女儿，真是幸福美好的一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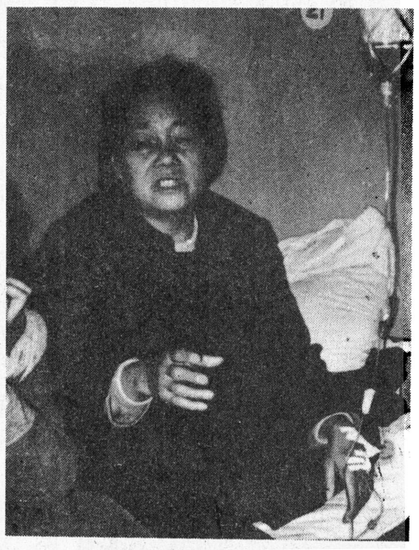
去年11月4日，王梅正在站柜台，突然站立不稳，觉得两腿不听使唤，这是不好的征兆。王梅巍护送她到西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用一次费用高达1300元的国内最现代的“核磁共振”作了检查，诊断为“脊髓多发性硬化”，需立即住院治疗。

王海巍急得四处借钱，八方求医。他背着爱人几乎走遍了宝鸡市的大小医院。在这期间，王梅病情恶化了，她的大小便常常没有知觉地流洒在寻医问病的途中。

王海巍出了书店又进图书馆，凡是可以翻到有关的医药书典，他都翻遍了。突然在报摊上，发现《健康报》介绍“高压氧仓”对妻子这样一类疾病有疗效，便在元月23日抱着一线希望住进了宝鸡铁路医院，进行“高压氧仓”物理治疗。一天一天过去，失去知觉的腰下肢，依然如同死了一样不能活动。日夜陪护在爱人身旁的王海巍给妻子把屎接尿，擦脸洗脚，按摩喂药，还抽空儿赶老远的路回家看看可怜的孩子。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一下子瘦了，老了。

姑娘能忍受疾病的折磨，却不能忍受自己拖累了一家。趁爱人不在，她向同病房的好心人要安眠药，藏在枕头下面悄悄地攒着，心里默默计数：一粒，两粒……泪水在肚里翻涌，可她嘴上却什么也不说，两只眼睛圆圆地瞪着天花板，思谋着一场无可奈何的壮举。





妻子心理异常变化的些微表露，被丈夫发现了。不知是爱是恨，两人抱在一起痛哭得死去活来（图二）。悲痛欲绝的王梅再也憋不住了，泣不成声地喊着：“老天爷，我自己不好，你就别叫我连累孩子和我的海巍了，你怎么叫我死都不成呀！”她恨，恨自己连爬上窗台跳下楼去的本事都没有。同病房的人全都跟着哭了。

几天了，王梅不吃不喝，同病房身患肺心病的方素英大娘心疼了，她叮咛来病房照顾自己的孩子也带给王梅一些温暖。大娘的二女儿陈建荣每天给母亲送饭，都从家里给王梅换着样儿另外带一份符合姑娘口味的饭菜。大年初一一大早，陈建荣就送来了水饺。一连20几天的好心相劝和无微不至的精心料理，姑娘脸上终于有了血色。

同病房的病友以及陪护人，谁不希望王梅早日康复呢！王梅翻身起卧，大便小解，方素英的儿女和其他几位陪护人，都轮换地抱上扶下，擦身换洗。

王海巍听说成都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能治爱妻的病，但苦于遥远，不知虚实。凑巧，方素英的次子陈洪春在靠近成都的双流车站工作，春节回来看望母亲，听说了王梅的不幸，便带上姑娘的病例资料，连夜返回成都，很快联系妥当。

2月17日，王梅就要去成都了。行前，她要回家看看女儿。可这时，她已经没有家了。从去年年底到现在，短短几月，花去1.8万多元；去成都治病，院方交底儿，至少要准备2万，这2万元对于每月基本工资只有120元的王海巍和不干活就分文没有的王梅来说，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天文数字啊！他们只好变卖了爷爷留给自己的一套住房和家里的电器物什，筹得1.5万元。现在他俩只有回并不宽敞的父母家了。

“妈妈——妈妈——”母女多日不见了，小宝宝没命地喊着扑进妈妈的怀抱。瘫软的母亲哪里经受得住这样的一扑，一下子仰面倒在床上。孩子纠心撕肺的啼哭，嘴吻手抓，母亲的头发乱了，心儿碎了。

王梅有多难？

王海巍又有多难？

——王梅仅有的一位在甘肃打工的妹妹王凤本来身体就弱，多日陪护姐姐，熬煎得吐了血，守在医院却没钱也顾不上检查治疗。

——王海巍2个月没有上班，单位在效益不好的情况下，仍给他发了工资。但毕竟于本月停发了。况且单位规定，连续6个月不上班，将被解除工职。

出病房时，王海巍噗通一声，跪在大娘病床下（图三），吧嗒吧嗒地掉着眼泪说：“大妈，我给您瞌头了，您一家的大恩大德，等我回来再报……”方素英大娘尚未过门的小女儿的婆婆黄庆玲掏钱为王海巍俩买了去成都的火车票，并千方百计联系了卧铺。大儿子陈洪山在送他们时，从衣兜里摸出仅有的200元钱给了他……

“去成都是我最后的一拼了。”王海巍说，“如果妻子的病治不了，回来后，我已经没有工作，没有家，一切都没有了。”他狠狠地吸着烟，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殷红的鲜血从嘴角渗出，也渗出一句满是血泪的话：“到那时，我就背上她去爬华山，然后一起……这是我唯一的一条路了。”

方素英大娘听了这话，一下子休克了过去。经输氧抢救，刚刚脱离危险。她托人把拍摄者叫去病房，上气不接下气地直喘着：“你都‘焦点访谈’了，告诉他俩，天底下没有绝人之路，一定要挺住呀（图四）！”……

人生悟道

懦者难有功

□文／陈建群

“性格决定命运”。这是域外一位哲人说的。千真万确。我的一位很有些成绩的作家朋友，向我讲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

我有一个胞兄和一位表兄。文革前我们仨人同在一所省会中学就读。胞兄是个“书呆子”，功课绝好，门门五分，考上了清华大学。隔了一年，轮到表兄考了。表兄平素成绩平平，或许是要作个样子给旁人看看，填报的第一个志愿是上海交通大学；紧接着第二个志愿是北京大学……上海交大是何许学校，文革前大约城市社会中是人人皆知的：当时考生录取分之高，在全国所有高等院校中也是数一数二的。我们劝表兄要量力而行，重填一下志愿表。“万一”上海交大考不上，第二志愿若是一个普通院校，或许还有望……他却执意不从，大约还以为我们在掣肘，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名落孙山。一个院校也未上成，只得参加工作。

按说，表兄有些小聪明，吹拉弹唱，以业余水平论，在那时看来还可以；同样以业余水平论，写写划划也还过得去。聪明本是好事，但小聪明有时往往欠踏实，确非幸事。到了我这个年纪可谓见得多了。多少少年时的同学、朋友，凡是耍小聪明，当年看来满惹眼的，如今大都默默无闻（这里决不是说凡默默无闻必是小聪明；反过来，也不是说“有闻”必是大聪明云）。而那些聪明在大处，踏踏实实努力的人，却不管在哪个行当，都能为社会作出某些创造性的贡献而具一定的知名度。

20多年后的一天邂逅相遇，表兄仍然郁闷彷徨。言谈之下，似乎仍摆脱不了“怀才不遇”的景况。我饶了一句舌：“那末当初你要是考艺术院校怎么样？”他勃然作色：“我还不是因为没有一元钱的报名费！”这使我惊愕莫名。那意思，分明是对家庭经济情况较好的我家有些意见了。继而一想，不对呀，如果为了一元钱，家父母断乎不是那种悭吝人。再一想，设身处地的一想，我也有些愠色：“如果是我，真的需要这至关重要的一元钱而又不愿向亲戚伸手，那我就有这个志气伸手上街去讨！一分一角地讨，我不信就讨不到一元钱！那时社会上好心人多，说不定还不止一元！”表兄露出不屑的神色。我又说：“你以为讨钱丢人，做不出来？！——错了，这是为了生存的大勇敢！”他不再吭声，似乎若有所思。

什么样的性格就造就什么样的人生。表兄误就误在没有实力而又要充面子，是十足的懦怯；到如今仍不敢也不愿正视当年的落第，还要找出理由来为自己开脱辩解，这样的性格结果，人生不失败还能是什么呢？

一晃又是许多年过去了。

在新形势的大潮下，我心静如水；自思只是一介文人，本不宜“下海”发财的。表兄听说从事过多种职业，然而却都无建树。最近又在为“亨儿”们跑跑“马甲”，仍未成器。

我讲的这个故事，绝非说只有上了大学有了文凭才是“成功正果”的意思，因为我自己就打文革以来，再未有机会上大学。望你勿误解，我也没有自矜自夸之意。我只是想说，要有一种一贯的努力精神，不断自我完善，对人对己对社会都能有一种勇敢的公正客观的认识，这样才是成功的性格。志大才疏的懦者难于有功。

看来是这样。

编者：本版自今日开辟《人生悟道》专栏，发表以叙事为主但同时也讲出一个人生道理的短文，字数不得超过1500字，欢迎来稿，稿费从优。

张治中促成毛泽东在“首届人大”讲话

1954年9月上旬，全国人大即将举行，张治中分别向周恩来、彭真建议，请毛主席于开幕时讲话。后来周、彭答复张治中：“毛主席没同意讲话。”到开幕前几天，张告诉我：“我还是认为毛主席必须讲话，我对此要作最后努力，你为我写信由我亲签送给毛主席。”于是，他口授措词，由我记录。信中主要有这么几句：“此次人大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意义非比寻常，你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信发后2天，毛主席见到张治中时说：“就只你一个人希望我讲话。”张说：“不，不是我一个人，是全体代表，全国人民都希望听到您的讲话。”毛主席仍未表示首肯。

可是到了9月15日，大会如期开幕，毛主席讲话了。就是毛选上那篇著名的文章《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散会后回到家里，张治中十分高兴地大声对我说：“毛主席讲话了！而且讲得很全面、很扼要、很有力量，赢得了全场热烈的经久不绝的掌声。”停了一会儿，张继续对我说：“大会休会时回到休息室，毛主席还幽默地对我说：‘你胜利了。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时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

（《北京青年报》6.14 吴东铭文）

“朱鹮杯”纪实文学有奖征文

秦洋公司协办

陕西人在外地

来自特区的报告（续）

□文／贾留柱

难学的广东话

——打工杂记之六

北方人听不懂广东话，广东各地区的白话（方言），连不在其地的广东人也听不懂。虽然推行了几十年的国语（普通话）。在广东许多地区推行国语仍是举步维艰，这显然与过去和各省交流较少有关。如今数百万打工者进入广东，语系自然五花八门，思想交流就出现了难题。改革10余年，大中城市国语教学日趋标准化，但小城乡镇，却仍处在开放前状态。广东新办企业又多在小城乡镇，打工者多了，第三产业自然发展兴旺。第三产业多是本地人来办，小商店、小饭馆，小摊小贩比比皆是。由于这些人土著白话根深蒂固，急切难改，在和外来者打交道时，自然就闹出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

买烟问价，老板答曰：“哑炮一门！”

买者懵懵然地说：“我买香烟，不买炮！”

老板忙伸出两手比划了好一会，买者才明白是一包2元，两人不由得相视而笑。

即使在单位食堂，与内地人接触较多的炊事人员，卖饭时也会问：“马蔑鱼？（买什么菜）”买饭的立即问：“除了鱼还有什么菜？”卖饭的楞在那里不知怎么回事，直到听了旁边人的解说才算弄清。

为此，笔者在同宿舍中物色了一名懂国语的本地工人为“翻译”。虽然国语中仍然夹有白话，大致意思却能听得懂。这样外出吃饭、坐车、买东西，都方便多了。

为了适应环境，下决心学粤语，买了本《对答如流》，书中国语、白语、粤语并列，就如前阵英语热时的《英语九百句》。由于勤奋努力，3个月已是背诵流利。自认为已精通粤语，就生出一种如鱼得水之自由感。

星期天放心独自出外游玩。水乡无直路，山回路转，看不尽山光水色，蝶舞蜂飞；听不完的蝉鸣鸟唱，牧歌阵阵。不觉已是日过中天，肚中饥饿，找到一家乡村饭店。一进门老板热情招呼入座、斟茶，一句话连说了几遍，方悟出是在问吃什么。急在脑中搜寻相同词组，却一句也对不上号。想是《对答如流》薄薄一本书，词汇太少，不足应对，始悔不该不带“翻译”。幸亏老板情急生智，递过纸笔菜谱，才顺顺当当地吃了一顿饭。

出得门来，抬脚上路却傻了眼，乡间小路本无东西南北，一时弄不清刚才从哪条路来，又该从哪条路回去。茫然四顾，心中发慌，这才想到是用《对答如流》的时候了，忙问过路人，听我说完，过路人困惑地说了几句话，竟一句也听不懂。四目相视，都是无可奈何的笑。把《对答如流》中所学词汇用尽，对方仍听不懂何意，真不知我学了一种什么语言？突然一阵朗朗读书声传来，心中大喜，有学校必有语文教师。有语文教师，必会说国语。走进校门，见一年轻教师，忙恭敬地打招呼，叙说了一番问路的苦衷，教师听罢笑着说：“世界上又多一门外语矣！”问是何意？教师解释说，“由于普通话的韵母比粤语韵母几乎少三分之二，普通话的声调比粤语的声调少一半多，所以在音译时，无法找到相应的字音，只能用其相近或相似的字音。因此难免有些注音不太准确，只凭书本是很难学好粤语的。”

我走近教室窗前，老师正在教学生国语，“老板哪，马蔑鱼？”黑板上却写着：“下班了，买什么菜？”那粤语的读音自然与所写之字又不尽相同，真是无可奈何了！

博采

星箭爆炸目击记

“轰隆”一声巨响，1月26日6点40分，“亚太二号”卫星在发射升空49秒钟时，突然发生爆炸，火箭主体掉到四川省冕宁县沙坝镇一村五组村民罗远明家的5间房屋上，并扎进屋子土地里2米多深，附近的山林引起大火，罗远明和妻子瞬间被烧死。由于火箭主体散发出气体，致使罗的其他4名亲友严重中毒。在送往医院的途中1人死亡，其余3人在送往医院后经医务人员抢救无效死亡。爆炸发生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数百名官兵迅速奔赴现场，控制火势，扑灭大火，保护现场。记者2月1日下午在坠落现场见到，火箭残骸已全部被密封，几十名官兵在该地严密看守，等待航天专家来检验。

记者在距现场600米的小村庄找到了遇难者罗远明的弟弟罗成军，他说：“1月26日上午，我正准备起床，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我的耳朵什么也听不见了，见我哥哥罗远明的家一片火光，半边天都被映红了，我的羊圈棚也被震垮，妻子和两个孩子的耳朵也听不见了。不久后，我感到头昏，并出现呕吐，妻子和两个孩子也出现此症状。村民和解放军把我们全家送进医院抢救。”

下午6点记者来到距坠落现场大约2公里的村民木呷的家。他说，那天早上我知道要发射卫星，我大约6点多一点起床的，过了不久，火箭上天了，后面一团火在熊熊燃烧，我拍着手边笑边叫“上天了！”不一会，“轰”的一声，出现一个巨大的火球，把我吓得趴在地上，突然火球往我头上掉，我起身就跑，又是“轰”的一声，火球掉在罗远明家的房子上。我的耳朵听不见了，家里门窗玻璃被震碎。

采访了一位在发射架下值勤的战士，他说，6点40分，卫星开始点火升空，开始还飞得正常，不一会儿，突然爆炸，一个大火球掉到发射场西边的山那边，在发射架旁，也掉下一些卫星残骸。一名曾在指挥大厅值勤的战士说，指挥大厅距发射场有5公里，距坠落现场8公里。卫星刚点火升空时，坐在大厅里的中外专家、官员、亚太公司成员，包括所有观看人员掌声四起，一片欢呼：“成功了！”没想到，过了40多秒钟，大屏幕突然出现了大火球，“轰隆”一声爆炸了，指挥大厅的房屋有震感。很多专家和发射基地的指挥员都流下了眼泪，有的还伏桌痛哭。（摘自《扬子晚报》）

首钢一把手周冠五离职

在北京首都钢铁公司工作了四十五年的周冠五二月十四日下午宣布退休。此前，他的职务是首钢公司党委书记兼工厂管理委员会主任，时年七十七周岁。

二月十四日下午，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和国家冶金部部长刘淇前往首钢宣布了周冠五的退休决定。据透露，先召开了首钢党委扩大会，后召开了领导干部会。

接替周冠五的是毕群，五十三岁，原包头钢铁公司总经理，现任冶金部副部长。毕接替了周冠五的职务，兼任首钢党委书记和工厂管理委员会主任。

罗冰生仍任首钢总经理，他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毕群表示，首钢要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勉强专干一些力所不能及的事。目前，要一保工资，二保上缴。要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另外，要照顾好周冠五的生活。

另据《中国日报》报道，毕群说，三月十三日首钢（香港）国际企业服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北方（周冠五之子）被公安机关侦讯只是个人案件，与首钢在香港注册的五个公司和巨富李嘉诚并无关系。二月二十日，香港证交所停止了这五家首钢公司股票的交易（有消息称，稍后已经恢复交易）。

毕群说，此举将不会影响首钢的财务状况，股东的利益会受到保护。周北方职务由五十五岁的张燕林接任。

首钢是中国著名的大企业，其改革经验被广泛传播和议论。一九九四年，首钢销售收入达三百一十二亿元，还有八亿多美元的海外生意。

（戊摘自《工人日报》）

刊头设计　刘靖宇

本版编辑　周矢

纪实散文

父亲

□文／旋子

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夕阳如血的时候。那时，村子里已有了淡淡的暮气，一种强劲的风不合时宜地从这个沉睡多年的村子上空刮过，刮得街道两旁的树梢犹如墙头的草，东倒西歪。

我是站在自家门前的土堆上看到父亲的。确切地说，那时我还没看出那就是父亲。我是迎着夕阳看的，我只是看到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从夕阳中走来。他的腰板挺得笔直笔直，两只手拎着包，大踏步而来。在我小小的年纪中，我在那时候确实感觉到了一种光芒。说不出是怎样的一种光芒，我总觉得这种光芒和我生活了10多年的古老乡村有点格格不入。但那时，我还是对这种光芒投以仰视。我觉得这个人好高大、好伟岸。

夕阳爬满了他的全身，那亮亮的光线又在他的身体边缘勾勒出了一个气度不凡的轮廓。那轮廓挺拔极了，挺拔得令人难以接受。

我是一直等他来到跟前才认出父亲的。父亲的鬓发已经斑白，脸上也堆满了皱纹。我看着父亲的脸，就想到了那棵挺立在村边久经日月侵蚀的榆树皮来。父亲看到我，满脸笑了。这一笑，“榆树皮”的特征就更明显了。父亲对我说了一句：“退休了。”我才发现，父亲已显出了老态，但那腰板……

我没吭声，只是接过父亲的行李，跟着父亲进了家门。那时候，不谙世事的我一直在心中纳闷：父亲的腰板为什么给人一种冲击力呢？为什么30多年过去了，父亲的腰板竟比年轻时候还笔直呢？我小的时候，曾在父亲的腰板上留下了无数童年的梦。那时候，父亲为了让我躺得舒服，常常弯着腰。而今，在他进入老年的时候，父亲的腰板却直得令人纳闷。是什么支撑着他？他的体内到底有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

夜里，我从父母亲的对话中知道：父亲漂泊在外30年，吃尽了苦。不是父亲能耐差，父亲的能力在同行中是出类拔萃的。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雄伟壮观吧，它上面还曾留下父亲亲手涂刷的油漆。父亲的缺点在于太倔强，眼里容不得沙子。别人都是看见看不惯的事情装作没看见，而父亲不但看得见，而且还要说。这一说两说说得满脸堆满了皱纹……尽管如此，父亲还是说：“看见看不惯的事情不说憋得难受。”

在农村待了一辈子的母亲却说：“说也没用，只会得罪人。”父亲没吭气，但从那依然倔强的脸上我知道了父亲并不服气。

父亲回来后，我们这个大家族都很高兴。父亲兄弟四个，父亲是老大，哥几个在一块聊得很开心。但这种融洽的气氛并没维持多久，打破这种状况的还是父亲。这使父亲一下子在兄弟中处于孤立的境地。

缘由始于父亲去看望奶奶。那时奶奶已70多岁了。父亲进去的时候，奶奶的泪不知怎么就流了出来。不知道奶奶给父亲说了些什么，反正父亲出来时脸都歪了。从小到大，我是第一次见到父亲如此震怒。父亲将兄弟几个喊到了一起，大喊大叫，几近于破口大骂了。父亲说：“母亲把咱们养这么大，容易吗？你们是怎样对待他的，你们还有良心吗？……”

我就知道奶奶给父亲说了吃饭这件事。那时候，奶奶跟着二叔过。二叔是个在人面上走动的人，常常不在家。于是有时候奶奶就饿了肚子。饿了肚子的奶奶有一次竟全身着地爬到了我家。以后，母亲常常让我在二叔不在的时候给奶奶送饭。这事已经好长时间了，没想到奶奶还记得清清楚楚。

父亲的一阵喊叫，自然让几个叔叔脸上挂不住，有的甚至怒形于色了。自此，叔叔们见了父亲形同陌路。父亲却依然故我，除了常看奶奶，送吃送穿以外，还是不停地谴责……

奶奶去世后，父亲跪在奶奶墓前哭了，那泪一滴又一滴在父亲60多岁的面孔上滚落。滚得帮忙的人直掉眼泪，却滚得叔叔们直撇嘴。

父亲的所作所为是在夏收时得到“报应”的。那天，麦子刚收上了场，暴风雨就骤然而至。叔叔们互相帮忙，很快将收好的麦子堆成了垒。当父亲和母亲在风雨中挣扎着不知所措时，叔叔们已站在树下谈笑风生。我是在暴风雨之中赶到麦场的。我看见父亲苍老的身影在雨中手忙脚乱。但是，父亲一声不吭，默默地忙碌着。雨水从父亲倔倔的脸上倾流而下，但父亲的腰板却挺得笔直笔直。那不屈不挠的腰板使父亲在雨幕中的形象极其高大、极其眩目。

我来到跟前的时候，已有几个村人上前帮忙，渐渐地，来了一大帮。我看见父亲的眼中流出了泪。那泪和着雨水，彻天彻地地垂落。

这时候，父亲那笔直的腰板在我眼前立成了一座丰碑，我感到我才真正了解了父亲。我的泪止不住也流了下来。

上海监狱中的外籍犯

《今晚报》刊登陶光雄的《外籍犯与女囚》，摘登如下：在上海市监狱服刑的有英国、美国、德国、巴基斯坦、缅甸等国籍的10名犯人，他们或因贩卖毒品，或因贩卖假币而受到中国法律的制裁。

在监房外，这些“冒险家”们，有的在看书，有的在学习中文，还有戴着耳机弹电子琴的。与中国犯人相比，外籍囚犯享有更多的自由，他们的着装不要求统一，发型不受限制，不参加劳动，随时想出去活动都可以。

据狱方介绍，对外国囚犯的生活需求基本上均予以满足。如马克·贝博是一个素食者，便为他多提供豆制品、蛋制品、水果等。对于信教的，尊重其宗教习惯，但不准在狱内搞影响他人的宗教活动。所有的外国囚犯都必须学习监规纪律和中国法律。罗克兰·坎贝尔说，中国监狱不像外国监狱那样充满暴力。他请记者转告他父母：他在这里很好，请他们放心。

（周宇摘）

西安市自来水公司工会在积极组织职工开展各种劳动竞赛的同时，还经常组织职工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活跃职工生活，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深受职工的好评。图为该司组织的拔河比赛中的一个镜头。李志有　摄

陕西大河服装公司　即使冰雪封住了每条道路，仍有向远方进发的人，大河服装，无论天涯海角，永远与您同行。　地址：南郑县大河坎镇　电话：(0916)364582　西安市工农路20号西安教学仪器厂院内